

1元1斤的病死猪制成腊肉腊肠出售

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难以定罪,暴露出执法尴尬

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时曝出制售病死猪肉案件,涉案猪肉数量和金额巨大。不久前,福建警方连续破获多起销售病死猪肉的案件。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随同有关部门调查采访发现,从病死猪“偷渡”出养殖场,到突破层层监管流入市场,已形成收、运、制、贩“一条龙”的犯罪网络。

收运制贩“逃”过重关卡

2011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在福州市乌龙江大桥北侧一小山的半山腰的一栋小楼里,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刘永和控制。眼前的情景让人触目惊心——

3台大型冰柜内存放着恶臭刺鼻的病死猪肉,屋外运货车和屋内案板上也放着猪肉,上面爬满了蛆。猪肉总量超过2吨。

刘永和2009年开始租用此地,打着养鸡的旗号,从附近养猪场收购病死猪肉,再进行屠宰、分割,将这里变成了一个私宰“黑作坊”。

经调查,刘永和等人收购、屠宰病死猪,将病死猪肉卖给凌建君等人。后者加工成腊肉、腊肠,销售给

福州、温州、宁波等地商贩。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任何一个环节发现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都应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做无害化处理,无法做无害化处理的要一律销毁,严格禁止生产经营病死猪肉,严格禁止流入食用环节。

然而,这些病死猪肉“逃”过了数道关卡:一是在生产环节,对病死猪未按规定无害化处理,卖到私宰点;二是在加工环节,病死猪肉未经检验检疫,被制作成肉制品;三是在销售环节,再次“逃”过了检疫、工商、质检、卫生、市场管理等关卡,销往各地食品市场。

暴利驱动形成一条产业链

2011年7月以来,福建警方侦破一系列病死猪案件,查获病死猪肉1300余吨、制成品480余吨。

此前到底有多少病死猪成了盘中餐?具体数字可能没人说得清。

陈金顺是此次落网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05年曾因贩卖病死猪肉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刑11个月。出狱后,陈金顺仍然贩卖猪

肉,从2010年11月开始,再次贩卖病死猪肉。

陈金顺的“上家”是陈开梅、林彬霞夫妇。他们在仙游县枫亭镇铺头村一个废弃屠宰场屠宰病死猪。

陈金顺还交代,2010年11月到2011年7月,他从陈开梅夫妇处收购的病死猪肉多达60吨,转手卖给泉州、石狮、福清等地一些肉制品作坊。泉州的吴鸿就是“老客户”之一。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吴鸿。吴鸿承认,买来的肉基本上都做了腊肉和腊肠。“病死猪肉做成腊肉腊肠后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他说,腊肉和腊肠一般批发给一些小摊贩,或者直接卖给消费者。

收购病死猪的价格一般为每斤1元多或更低;屠宰后以每斤3到4元的价格卖出;加工成香肠、腊肉,以每斤10元以上出售。而市场上正规产品的价格基本都在20元以上。

福建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队长沈冬说,制售病死猪肉的犯罪团伙,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人员相对固定,基本是“老客户”。有人负责屠宰,有人负责制作,有人负责销

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体系。

有法难依治不了一块死猪肉

虽然刘永和对贩卖病死猪肉供认不讳,但由于证据不足,司法机关对他取保候审。

大肆贩卖病死猪肉却难以定罪,暴露出执法的尴尬。

据了解,当前制售病死猪肉案件,大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除非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一般刑罚较轻,判处几年徒刑以及一定数额罚款。一些犯罪分子服完刑重操旧业,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不怕轻刑、不怕轻罚”,屡犯不止,甚至“边罚边犯”。

“不应将安全食品犯罪视为一般经济犯罪,而应视为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犯罪,加大惩治力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

“治理病死猪肉问题,也需要出台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等,使得法律更具操作性。”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说。

(据新华社电)

昨日,北京摇号购车日逾97万人同争20282个指标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是北京市每月购车摇号的日子,此次参加摇号的人数已上升到了971008人,而小客车指标只有20282个,中签比约为1比47.9。

为缓解道路拥堵,北京于2010年12月23日推出了限制机动车号牌措施,所有打算新购小客车的人,必须先取得购车指标,才能办理汽车牌照。虽然北京规定户籍居民“本人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或外地户口的人“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且连续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才能参加摇号。但每月投放的17600个购车指标,仍大大少于北京人的购车需求,于是摇号中签的方式应运而生。

实行摇号的最初3个月,北京的小客车牌照中签比为10.6比1、16.6比1、22.6比1,此后中签比仍不断下跌,中签难度不断加大。孙女士家里3个人都参加了摇号,一年多了仍没有一个中签的。也有少数人中签后不买,于是北京市规定,中签后6个月不买,指标作废,重新放入摇号池。

号牌限制放缓了北京机动车增加的速度。据交管部门统计,2011年全年,减少了60万辆新车上路。

(杨丽琼)

公安部通缉江阴出逃行长

据新华社电 无锡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3月25日公布:2011年12月31日,江阴农行一支行负责人孙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江阴警方立案侦查(详见昨日本报报道)。2012年1月7日,检察机关对孙某批准逮捕。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

广州流感高发 病人激增

许多医生吃完感冒药坚持接诊

本报综合消息 近来,广州地区各大医院的流感病人数量明显上升,门诊、药房的门口都排起了长龙。一位急诊科医生感叹:别说病人了,医生都感冒了一半,还要带病坚持为患者看病。

3月24日早上8点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人头攒动,诊室里挤满了人。中山一院、省中医院、暨大一附院输液室均人满为患,很多晚到的病人只能跟别的患者使用同一个输液架,甚至有的患者用另外一只手提着吊瓶站着打点滴。

中山三院岭南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永标反映,仅从上一周因感冒前来医院就诊的病人数比平时多了一倍,急诊科每天都有二三百人前来就诊。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曹医生介绍,医生从早到晚要看100多个病人,有时下班时,门外还有十几个病人,只好交给下一班医生接着诊治。天超负荷工作,医生的抵抗力也下降,急诊内科有一半医生都感冒了。“大家只好‘轻伤不下火线’,吃过药戴上口罩继续看病!”

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所所长何剑峰3月24日晚表示,目前已超过了流感警戒线(广东省设定的警戒线是5%,即流感样病例占门诊病人的5%)。“目前主要以乙型流感为主,还在继续走高,预计发病顶峰会出现在5至6月份。”何剑峰说。(于新)

湖北一名高三学生放弃备考赴京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3月26日,张文驰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血细胞采集室捐献造血干细胞。

被网友誉为“‘90后’最美中学生”的张文驰是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2011年4月8日,当迎来18岁生日时,平时乐于助人的他参加了义务献血,并志愿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俗称“骨髓库”),以此纪念这一象征正式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特殊日子。同年10月,在骨髓库140万份数据检索中,张文驰与福建一名4岁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随后,骨髓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电话告诉了张文驰这一消息,并征求他的意见,他确认了捐献意愿。11月,骨髓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对他进行了造血干细胞高分辨血样采集,结果显示,他与患者高配成功,符合骨髓要求。

2012年2月初,骨髓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再次电话通知张文驰,根据患者病情,骨髓最佳时机计划在3月下旬。如果错过这个时机,患者病情可能恶化。为兑现自己的承诺,及时救助这名4岁患者,张文驰放弃紧张的高考备考,前往北京捐献骨髓。

新华社发



百岁南京西站“退休”引民众怀旧之情

最后一趟列车乘客像走“星光大道”

本报综合消息 见证中国百年历史的南京西站,前天起停办客运业务。上海铁路局数月前的一则公告,引发了南京市民对这座意义非凡的老车站的历史情怀,纷纷赶坐最后一班慢车,细细品味这座车站的告别和离去。

南京西站被南京市民习惯称作下关车站。从这里,火车装上轮船,开往对岸的浦口。这座车站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908年7月建成,当时叫做沪宁铁路南京车站。1947年下关火车站进行扩建,当年完工。扩

建后的车站规模为全国之最,于右任先生题写站名:“南京车站”。

一个月来,南京中华门车站到南京西站7101次的绿皮火车变得一票难求。这趟被称为最慢列车的老式车厢的火车缓缓驶进老旧的车站,成为一道怀旧的风景,许多南京市民全家老少一起赶来乘坐。

3月24日成为南京西站客运发车的最后一天。当晚10时17分从南京西站发往厦门去的K161次列车异常火爆,车票全部售完。

很多人买了南京西到南京的短途车票从这里体验最后一班火车发出。西站所有工作人员悉数到场,媒体、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竞相举起相机、摄像机记录下西站发出最后一列车的珍贵时刻,现场闪光灯不停,乘客犹如明星走“星光大道”一般,在众人关注中上车。

据悉,南京西站已列入南京民国建筑保护名录。根据规划,西站将改成铁路博物馆。

南京下关车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从上海乘坐沪宁铁路列车到下关车站后,又改乘市内小火车直达督署站进入总统府就职。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这里成了难民聚集的地方。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这座中国当时最大的车站被国民党空军炸毁。1950年,政府拨巨款修复被炸毁的车站,命名为南京站。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这里改称南京西站。